



「祀與戎——古代兵器攻略」 觀展指南

■ 鐘雅薰

兵器作為征伐利器，自古即是戰爭的勝負關鍵。從細磨玉石、熔融鑄銅，到進一步淬鍊成鐵，冷酷的兵器世界，蘊含人類對於鋒利、堅韌持之以恆的熱切追求。同時也因兵力之於統治的重要性，兵器更成為權力或信仰的禮器，具有崇高的地位。

本展以青銅兵器為核心，將展覽分四個單元。第一單元「開刃——有刃器的發展」將青銅兵器的源頭追溯至新石器時期磨製的玉石有刃器。第二單元「展現鋒芒」和第三單元「淬鍊純青」將青銅兵器區分「商至西周」（約公元前1600～前771）、「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前221）兩個時期。第四單元「歷久彌堅」呈現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公元220）鐵兵器逐步興起之時，對青銅兵器的繼承與發展。

前言：兵器的觀看方式

古代兵器留存至今，大多僅存鋒利、堅韌的部位，而木柄等易腐部位基本不存。因此，觀看兵器首要是了解兵器全貌，不然難以了解其用法。以中國青銅時代獨有的兵器——青銅戈（以下青銅器均簡稱銅器）為例，這種隨青銅時代始終的兵器，漢代以降基本不為人所知。十八世紀乾隆皇帝（1711-1799）將自己收藏的一件戈視作匕首。（圖1）究其原因，皇帝並不清楚戈需裝長柄，使用當如斧頭般揮舞。被視作匕首手柄的部分呈平扁狀，難以直

接手持，其實是用於插入木柄，專稱作「內（ㄅㄩˋ、ㄨˇ）」。以木柄「夾內」的固定方式是中國長柄銅兵器獨樹一格的特徵。本展在多種戈的英譯中選用「dagger-axe」的譯法，即是考慮戈的特性，既表明器形又蘊含使用方式。戈柄長度參考金文中人持戈圖像文，約半人身高，而出土殘存木柄的實物有見一百初至七十多公分之間。（圖2）為使觀眾了解戈實際用法，本展展示上特以長管狀壓克力支架示意戈的固定方式，管長參考上述的實證及考量展示效果，取九十公分。（圖3）



圖 1-1 清 乾隆 《范金作則》圖冊 周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414



圖 1-2 商晚期 銅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0456



圖 2 手持干、戈圖像之族徽 取自《小學堂金文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fontcode=34.EC7F> (CC0.1.0)，檢索日期：2023年12月18日。



圖 3 展場展陳樣貌 作者攝



圖 4 良渚文化 石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0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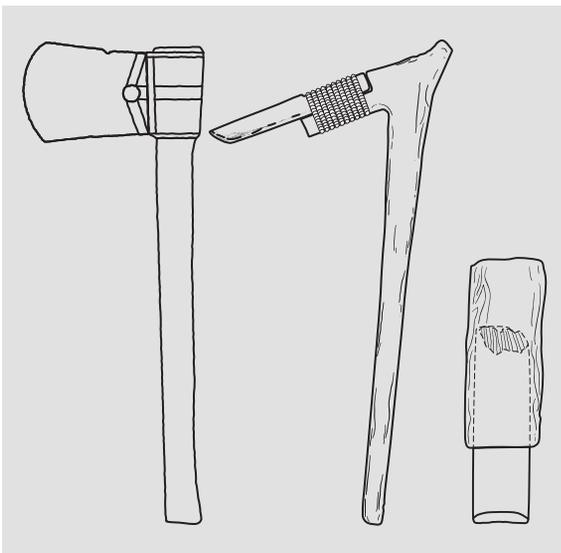


圖 5 斧、鏃、鑿裝柄示意圖 器物處提供



圖 6 良渚文化 有銜石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0800、000801

古代兵器第二個觀看要點是了解兵器實戰以外的功能。兵器作為征伐利器，自古便是戰爭的勝負關鍵。精心製造的兵器也自然化身為象徵權力的禮器，具有崇高的地位。展覽主標取「祀與戎」，以精要古代兵器之內涵。「祀與戎」取字面之意，即禮儀及戰爭。

值得注意的是，祀與戎最早意涵略有不同。

《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話是魯成公十三年（公元前 578），逢晉國聯合各國伐秦，成肅公於出兵前的軍禮祭社儀式上不敬，遭代表周天子出席的劉康公批評之語。原文需與下句連讀，才能呈現完整語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祀是祭祀，具體是指祭祀祖先的禮儀，意義與字

面之意相去不遠；但戎卻不能直譯為戰爭，而專指軍禮祭社之禮，脈是受祭社之胙肉。因此，祀或戎均屬禮制範圍。至於，戎字在後來與戰爭緊密相連，推測與《孫子兵法》名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相互影響。兩句名言皆有「國之大事」，而兵與戎語意上又有相通之處。¹ 演變至今日，一般多將祀與戎理解成祭祀與戰爭。實際上，古代兵器兼有實戰用具及禮器雙重之功能，隱隱呼應《左傳》原文所強調的禮儀精神。

開刃：新石器時期磨製的玉石有刃器

未掌握金屬冶煉技術之前，人類以石、骨、蚌等自然材料製作鋒利器具。以堅硬石材磨製而成的有刃器是最講究的工具及兵器。斧、鑕、鑿是史前最常見的石質工具。新石器時期良渚文化石斧和仰韶文化玉鑿刃部有使用造成的小傷缺。（圖4）

《荀子·勸學》：「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意即智者並非天賦異稟，而是擅於借助工具。史前人類已相當擅長利用複合材質的工具。斧、鑕、鑿都會裝柄，木柄猶如手臂的延伸，以槓桿原理增長力臂，放大力量。（圖5）三者刃部、裝柄方式的差異體現不同用法：斧，

刃呈中鋒，柄的方向與刃平行，使用以劈砍為主；鑕，刃呈偏鋒，柄的方向與刃線垂直，使用以刨、刮為主；鑿，刃特徵與鑕相似，形體通常較小、柄短。

史前時期的兵器與工具的區分並不明確。石斧可用於砍伐樹木，亦可用於攻擊對手。考古發現，史前人類遺骨中殘存的箭鏃及砍痕，說明斧、鏃等鋒利工具已用作傷人的兵器。學者岡村秀典認為公元前2500年左右石鏃的出土量激增且形體轉趨大型、厚重，強調深刺效果，可視作兵器化的開端。² 本展展出兩件大型厚重的石鏃，斷面呈菱形，長度約十公分，刃緣迄今仍相當鋒利。（圖6）此類石鏃普遍於上海、浙江地區的良渚文化至馬橋文化（約公元前3300～前1200）。³

玉石質有刃器也出現禮器化現象。有些專以稀有美石製成的有刃器，雖然製作精細，卻無開刃，不具殺傷性，又或開刃卻無使用痕跡，已演變成象徵性的儀仗用具。以斧最常出現這種現象，具有禮儀性質的斧一般稱作「鉞」，以玉鉞等級最高。玉鉞及其象徵性也為後續的青銅時代所繼承。

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社會以鉞構成複雜的身份表述。風字形玉鉞僅出現在等級最高的男性墓葬中，一墓一件。（圖7）玉鉞裝飾能進一步區分等級，最高規格的玉鉞是由玉鉞本體及柄的相關裝飾組成，含琿、鐔等柄端飾及鑲嵌的飾件所形成的完整組合。乾隆皇帝收藏一對良渚文化玉鉞琿，並為之專門製作冊頁形式的木匣。從匣上文字來看，乾隆皇帝雖清楚其乃古玉，但不明其具體功能。（圖8）除了風字形鉞，良渚文化墓葬亦出土舌形鉞，只有石質。由於其石材通常具有斑紋，又稱為「花斑鉞」。院藏多件花斑鉞，經檢測材質都是帶斑塊的凝灰



圖7 良渚文化 玉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782



圖 8 良渚文化 玉鉞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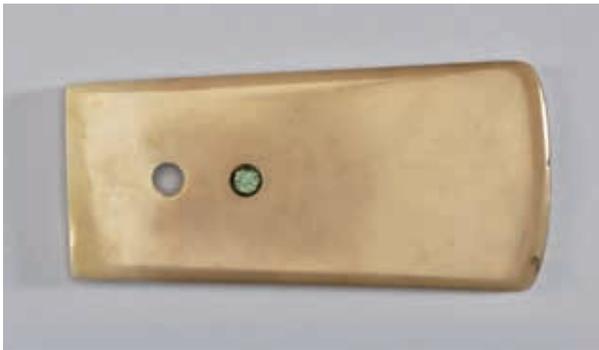


圖 9 山東龍山文化 嵌綠松石玉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1162



圖 10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1847

岩，顯示經過刻意選料。花斑鉞也只出現在高等級和少數身份較高的中等級墓葬，說明這種花斑石鉞等級也很高。不同的是，花斑鉞往往一墓出土多件，排列密集，未必有裝柄。

有孔斧是新石器時期斧最常見的造型。穿孔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固定木柄。然而，許多玉鉞的圓孔設計卻未必與此有關。山東龍山文化〈嵌綠松石玉鉞〉具有兩個穿孔，其中一個穿孔用於安柄，孔恰好位於沁色差異的分界上，沁色較淺的部分可能是安柄之處；另一孔鑲嵌綠松石，用以裝飾。（圖 9）此外，《三禮》記載的瑞玉「玉

圭」，就其器形，亦是一種斧形器，玉圭短邊上可見中鋒的刃部，只是刃鈍。（圖 10）

自二里頭文化起，中原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玉鉞的造型與實用斧的差別益發明顯。一件二里頭文化至商時期（約公元前 1870 ~ 前 1046）的玉戚，厚度僅 0.3 公分，無法用於劈砍。其造型特徵是位居中央的圓孔，孔與輪廓形成雙層同心圓的效果，裝飾性十足（圖 11），推測此戚是由一件玉璧改製而成。縱然非實用器，但仍會裝柄，二里頭遺址曾出土裝柄痕跡的例證。⁴ 院藏玉戚大塊傷缺處即是原來的裝柄處。

展現鋒芒：商到西周時期的青銅兵器

進入青銅時代後，由於青銅的延展性明顯優於石材，加上可短時間大量鑄造的生產模式，因而更薄、更細、更長的青銅兵器逐漸取代以往的石質兵器。約公元前 1700 年以降，河南二里頭遺址、陝西石峁遺址陸續發現銅鏃。時間點恰是早期國家形成的節點之上。但銅兵器更



圖 11 二里頭文化至商代 玉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506

為普遍使用的時期則是商至西周時期（約公元前 1600 ~ 前 771），也是青銅兵器發展的奠定期。

一、戰士的基本配備

《尚書·牧誓》：「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尚書·牧誓》是商周決戰前夕，周武王（? ~ 公元前 1043）對麾下精兵及西土盟友發表的誓師詞。這場中國信史上首次朝代更替大戰，也是青銅兵器戰中濃墨的一筆。周人一方的兵力是戰車三百輛及精銳步兵虎賁三百人。頁首這句話透露周人軍隊戰士的基本配備，即戈、干、矛。戈、矛是格鬥的主力兵器，都屬於長柄兵器；干是防禦兵器，即盾。對手商王朝軍隊基本配備也是如此。

戈是青銅時代最主要的格鬥兵器，盛行時間隨中國青銅時代始終。商到西周時期戈的形制變化著重於探索固定木秘的可能性。最關鍵的是由無胡戈發展到有胡戈。（圖 12）由下刃延伸形成的胡部，既可增設穿孔加強網綁，



圖 12 (上) 商早中期 銅戈 (下) 西周早期 吐舌夔紋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2717、購銅 000028



圖 13 西周中晚期 銅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231



圖 14-1 西周中期 師湯父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073



圖 15 (左) 商晚期 玉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277
(右) 安裝示意圖 器物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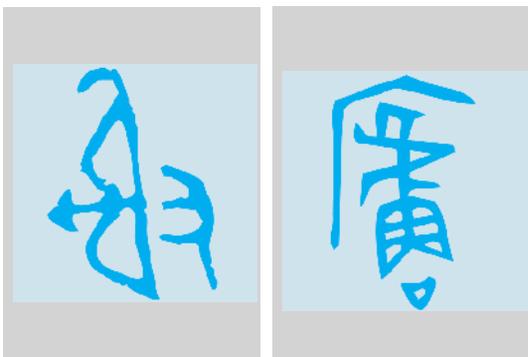


圖 14-2 射廬二字 取自《小學堂金文資料庫》：<https://reurl.cc/XqXby3>、<https://reurl.cc/eL5oAj> (CC0.1.0)，檢索日期：2023年12月18日。



圖 16 (左) 商晚期 玉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277
(右) 裝戴示意圖 器物處提供

同時胡部增加的刃線也可加強戈在回勾的殺傷力。自西周時期起有胡戈成為主宰的形制。相較於戈是中國青銅時代獨有的兵器，矛則廣泛出現於歐亞大陸各青銅文化。與新石器時代的石矛固定不同，青銅矛以筓插入木柄。有筓固定方式被認為是由北方歐亞草原傳入。(圖 13) 除了戈、矛，兩者的合體——戟——亦是重要的

長柄兵器。本次展出的〈侯戟〉是少見的戈、矛渾鑄的例子，主要集中出現在西周早中期。

遠射兵器中的弓箭亦是當時重要的兵器。《周禮》記載西周貴族教育有六個學科：禮、樂、射、御、書、數，統稱六藝。由於西周貴族需負擔軍事義務，射箭作為必學課程，反映其重要性。射廬是西周時期王與貴族習射場所，

〈師湯父鼎〉記錄師湯父在「射廬」受到周王賞賜射箭道具，包含「盛弓象弣、矢箭形栝」。(圖 14) 弣被認為是裝於弓兩端的弓末器，用來繫弦。目前學界將一種形似小彎刀但尖端無利刃的玉器視作弣，但尚有爭議。⁵ (圖 15) 此外，鞞也是射箭道具之一，為拉弦時護指的指環。商周時期以拇指拉弦，所以是戴於拇指，以鞞內側的略凹陷處勾弦。(圖 16)

除了長柄兵器及遠射兵器，另有一些搭配兵器使用的配件。特殊的弓形器，關於其功能迄今尚未有定論，目前主要看法有二：一是用作弓弣，固定於弓中部，輔助控制拉弓的幅度，避免拉弓過度；二是用作掛韁器，御手在馬車奔馳過程中可掛韁於雙邊曲臂上，如此可騰出雙手使用兵器。(圖 17) 商周時期是車戰的時

代，車馬器亦是戰士所需配備。喇叭形的玉管，根據河南殷墟小屯出土例證，可作為策末飾。⁶ 策，即馬鞭，商代馬鞭屬於短杖形式，而非皮革軟鞭。(圖 18)

二、權力的形狀

商、西周時期承襲新石器時代以鉞作為權力象徵的傳統，青銅鉞是軍權象徵。《尚書·牧誓》描寫武王於牧野誓師時「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史記》進一步記載周武王勝利後，以黃鉞斬商紂王(?~公元前 1064) 頭顱，將頭顱懸於白旗之上。兩則記載反映，黃鉞，即青銅鉞，象徵軍事統帥及刑殺大權。

半環形鉞是西周才出現的新形制，既繼承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穿孔鉞傳統，又加入歐亞草原元素的管蓋。本展兩件管蓋均裝飾鳥爪神人



圖 17 (上)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索弓形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321
(下、右) 使用示意圖 器物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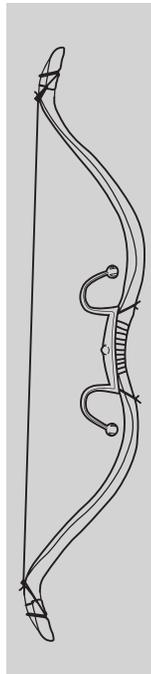


圖 18 (左)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玉策末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4055
(右) 使用示意圖 器物處提供

紋飾，其中一件神人頭上攀附有一神獸，另一件神人具有象鼻與鳥爪。（見刊頭圖）類似出土例子見於甘肅白草坡西周墓葬、湖北葉家山西周墓葬。⁷ 本院所藏特殊之處在於神人紋乃是3D立體紋飾，製作尤為精良。兩件刃部厚鈍，無法用於實戰，加上具有宗教意涵的神人紋飾，應屬於儀仗用具。

商周時期的青銅禮容器也是戰士功績的體現，青銅器銘文記錄器主的功業，因此留下許多珍貴的戰爭紀錄。〈小臣速簋〉記錄西周初年征東夷的事件，銘文出現「殷八師」是周人滅商後戍守成周的軍隊。（圖 19）

淬鍊純青：春秋戰國的青銅兵器

征戰頻繁的春秋戰國是青銅兵器發展的興盛期。隨著青銅器製造技術的精進，各類兵器完成殺傷力等功能的完善。另一方面，發展出新興兵器青銅劍與弩，以因應不同型態的戰爭。除了性能的精進，錯金銀、暗花等各種裝飾技法的運用，也展現青銅兵器的藝術性。

一、傳統的精進

長兵類的戈、矛、戟仍是春秋戰國士兵的基本兵器組合，功能益發強大。有胡戈持續發展，出現了內刃戈，即內部也具有刃。（圖 20）內部的功能不再侷限於固定木秘，也具有殺傷性。同時，出現一柄多戈的組合，此也被歸類於戟。《說文解字》將戟歸類於「有枝兵」，不管是戈矛組合或者多戈組合皆是有枝的概念。鋒利依舊的〈菱形紋銅矛〉表面有特殊工藝加工而成的暗花，是長江流域吳、越兵器的標誌性裝飾工藝。

春秋時期青銅鑄造技術之成熟亦可從銘文一窺。〈玄鏐戈〉的「玄鏐」是鑄銅材料的專稱。（圖 21）商周時期最初將青銅通稱「金」，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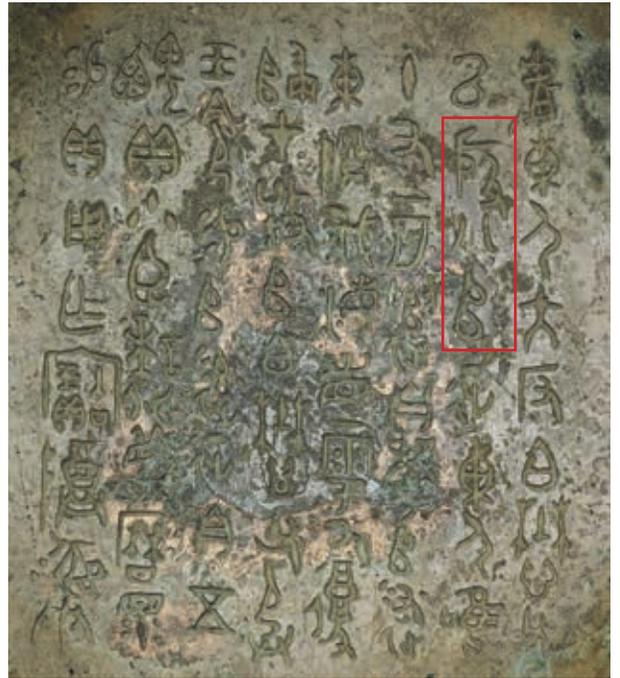


圖 19 西周早期 小臣速簋 局部 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163

了春秋戰國時期，銘文開始出現多種對材料的專稱。玄鏐是其中一種，但具體是銅錫鉛之中的哪種材料，說法不一。⁸ 玄為黑色，黑色的鑄銅原料較可能是指錫、鉛或者錫鉛合金。

銅器生產另一重大變化是「物勒工名」的現象。《呂氏春秋·孟冬記》：「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多是記錄贊助者的名稱和功績相關之事。但到了春秋戰國，青銅器銘文開始出現記錄工匠或生產相關的資訊。由於當時諸國攻伐不斷，兵器攸關國家興亡，所以諸國設立專職機構督造兵器，而為了管控品質，會要求將各級主管官吏與工匠的名字刻在已鑄好的兵器上，以示負責。〈元年安平相邦戈〉銘文：「元年安平相邦司徒田子，左庫鍛，工師趙晏，冶余執劑」詳記製作時間、督造機關與人以及製作人的稱謂。（見圖 20）



圖 20 戰國 趙 元年安平相邦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172



圖 21 春秋晚期 玄繆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045

二、草原騎兵的興起與南方定居群體的因應

春秋戰國之際，中原地區諸國林立。與此同時，北方正逐步興起機動性高的游牧群體。南方中原諸國與北方游牧群體之間的互動也促進青銅兵器的發展與變革。

院藏一批代表性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夏家店上層文化位於內蒙古東南，屬於歐亞草原東界。該文化代表中國北方地區由畜牧轉向游牧文化的開端，出土豐富的青銅武器、車馬器，並流行裝飾動物紋飾。〈曲刃短劍〉以凹凸起伏的刃線為特徵，而院藏品特殊之處在於柄與劍身鑄合一體，考古例證罕見。⁹（圖 22）一般曲刃短劍的劍柄、劍首是另外加裝，柄以木材等製，而枕狀劍首多見石質，具有加重器的效果。〈三叉格銅劍〉則是中國西北地區的特色，劍柄裝飾繩紋，柄與身交界處三叉杖造型的劍格是最大的特徵。（圖 23）中國西南地區也具有同樣特徵的銅劍，延續至漢代出現三叉格造型的銅柄鐵刃劍。

因應北方草原機動性高的游牧群體，中原列國逐步改變戰爭型態，帶動步兵、騎兵的興起。春秋晚期晉國「毀車為行」和戰國時期趙



圖 22 西周晚期至春秋 夏家店上層文化 曲刃短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042



圖 23 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三叉格銅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228



圖 24 春秋晚期至戰國 扁莖劍（明清改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322



圖 25 春秋晚期至戰國 嵌綠松石菱形紋銅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181

國「胡服騎射」兩則著名歷史事件即反映這一趨勢。兵器以青銅劍和弩成爲南方定居群體戰士的新興配備。

中原地區流行的青銅劍依據柄部型態可分成兩類。第一種是扁莖劍，由於莖細而短，無法持握，需套劍柄方能使用。院藏扁莖劍已經後世改製，目前所見的玉劍格與玉劍柄，根據紋飾風格判斷，屬於明代仿宋作品。¹⁰（圖 24）第二種是柄、身整體渾鑄，可直接持握，但爲了持握的舒適，會在柄部纏繞絲線或麻布。〈嵌綠松石菱形紋銅劍〉則是柄身渾鑄劍的代表，以圓形劍首、劍柄有雙箍爲特徵。（圖 25）此劍身具有特殊工藝加工而成的菱形暗花紋，其色的深淺差異是由於銅錫比例差異造成，錫越多色越顯銀白，因此在未生鏽前此劍紋飾實則是金、銀輝映。此類劍極可能是吳越產品。春秋戰國之交，鼎盛一時的吳、越兩國以鑄劍聞名各國。《考工記》記述列國名產時，即有所謂「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南方長江流域水鄉澤國，不適合車戰，以步兵爲主，尤善水戰。〈庚壺〉銘文涉及了齊國與長江流域萊、莒兩小國之間的戰爭，當中提到「乘舟入莒，從河□伐」，顯然具有水戰場景。或因此適合近戰的劍更爲興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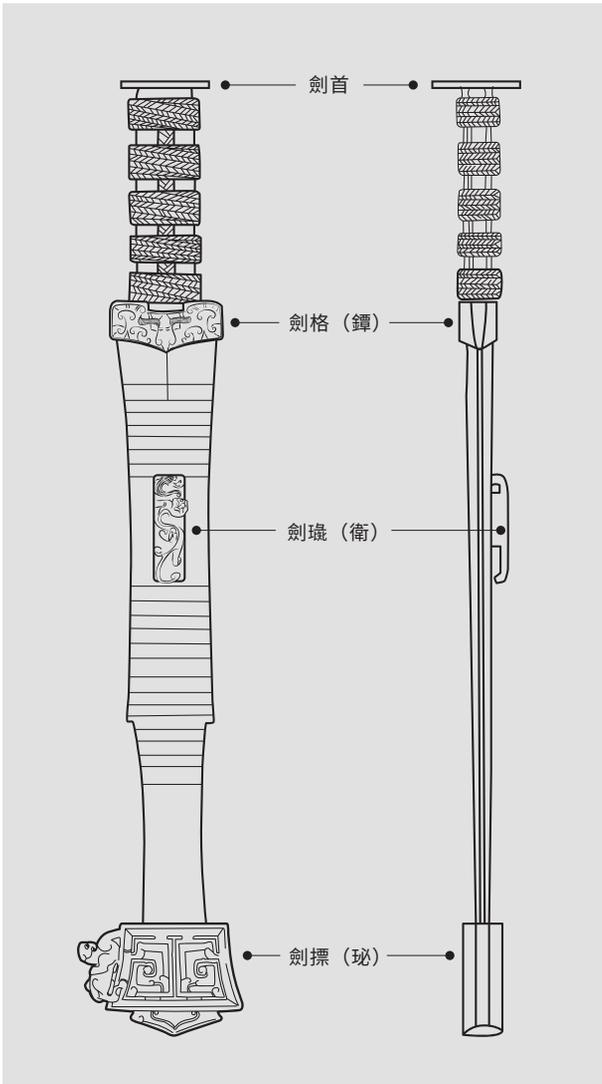


圖 26 玉劍飾位置示意圖 器物處提供



圖 27 漢 鐵劍 附漆鞘及玉劍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499



圖 28 西漢早中期 玉獸紋劍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4080



圖 29 西漢中晚期 瑪瑙龍紋劍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236



歷久彌堅：青銅兵器的發展與繼承

戰國時期以降，青銅兵器逐步由鐵器取代。不過，弩的關鍵部位——弩機——直至魏晉南北朝仍維持以青銅製造，歷久不衰。不僅如此，春秋戰國發展出的佩劍風氣仍延續至秦漢時代，貴族與官吏皆以佩劍彰顯身份。青銅兵器所蘊含的禮制及精神，即便是逐步邁入鐵器時代的秦漢仍深受影響。

一、君子服劍

《九章·涉江》：「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屈原（約公元前 340～前 278）透過這段個人外在形象的描述，表達出其志高潔、不願同流合汙的內在情感。讀者從中恰可了解春秋戰國時期一位儀表堂堂的貴族該有的行頭。其中，服劍是不可或缺。

在春秋戰國時期，劍不僅是兵器，也是一種配飾。突出作為配飾的作用，劍出現多種裝飾，從劍柄、劍身至劍鞘皆可飾，其中以玉裝飾最為珍貴。即便漢代改用鐵劍，以玉飾劍依然盛行，並且進一步形成完備的玉劍飾組合：一劍配四玉的「玉具劍」。根據三國時期魏國孟康（生卒年不詳），玉具劍指「搯、首、鐔、衛，盡以玉為之」。（圖 26）玉具劍是漢代最高規格的劍，不僅是王公貴族的配飾，也曾作為外交禮物由漢代皇帝餽贈給匈奴首領。院藏漢代鐵劍即具有完整四件玉劍飾。（圖 27）

劍首，以圓形最常見，類似於春秋戰國整體合鑄銅劍的劍首。底面中央有一環狀溝，可插於劍柄末端。〈玉獸紋劍首〉體大罕見，安裝此劍首的劍尺寸可能不凡。（圖 28）劍格，即孟康所說的鐔，位於劍柄與劍身之間，作用

是避免使用者攻擊時因手向前滑而自傷。劍格呈「凹」字型，造型與春秋戰國銅劍的劍格一致。（比較圖 25、27）劍璣（ㄨ ㄨ ㄨ），即孟康所說的衛，是劍鞘配飾。劍璣平整底面綁縛於劍鞘，穿孔用繫帶，形成獨特的「璣式佩劍法」。〈瑪瑙龍紋劍璣〉背面仍殘留木質鞘，由木材上沁染的鐵銹色可知，此鞘原先收納一把鐵劍。（圖 29）劍標，安裝於劍鞘的底端，呈上窄下寬，上端有孔，供鞘末插入。（圖 30）



圖 30 西漢早期 玉神獸劍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529

射箭相關的鞞亦是重要的飾品。春秋戰國時期的鞞，平面似橢圓，但略呈上尖下圓，且右側邊有一小勾。（圖 31）型態的變化意味著不同於穿戴方式，目前是認為此種鞞配戴於食指，勾與大拇指共同扣弦。到了漢代，鞞進一步演變成扁片狀，無法戴在手指上，成為垂掛的玉佩飾，其獨特的造型又被稱為「雞心佩」。〈玉鞞形佩〉的小勾位於下弧端，不符合實用鞞小勾所在位置。（圖 32）

二、勁弩

銅兵器深遠的影響亦體現在弩。直至魏晉南北朝，弩機仍持續以青銅製作。弩，一言以蔽之，是具有發射裝置的弓。完整的弩是由弩弓、弩臂及弩機組成，弩機則相當於現代槍械的扳機及瞄準器的部位。為使觀眾理解弩的配置及弩機的部件，本展根據出土材料復原一完整的弩模型，最長處將近一公尺。同時也展示弩機組裝互動裝置。（圖 33）

銅弩機目前所見最早的例證是春秋晚期，最初無郭，到漢代有郭弩機才盛行起來。同時，望山也開始出現刻度，用於參照發射角度，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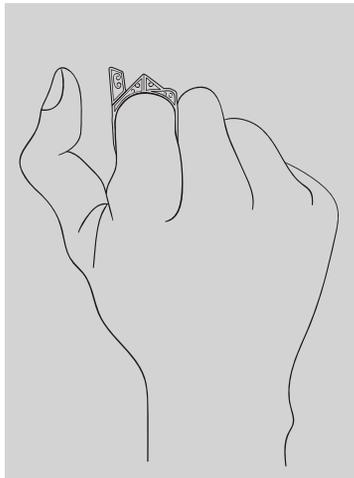


圖 31 (左) 春秋晚期 玉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416
(右) 穿戴示意圖 器物處提供



圖 32 西漢 玉鞞形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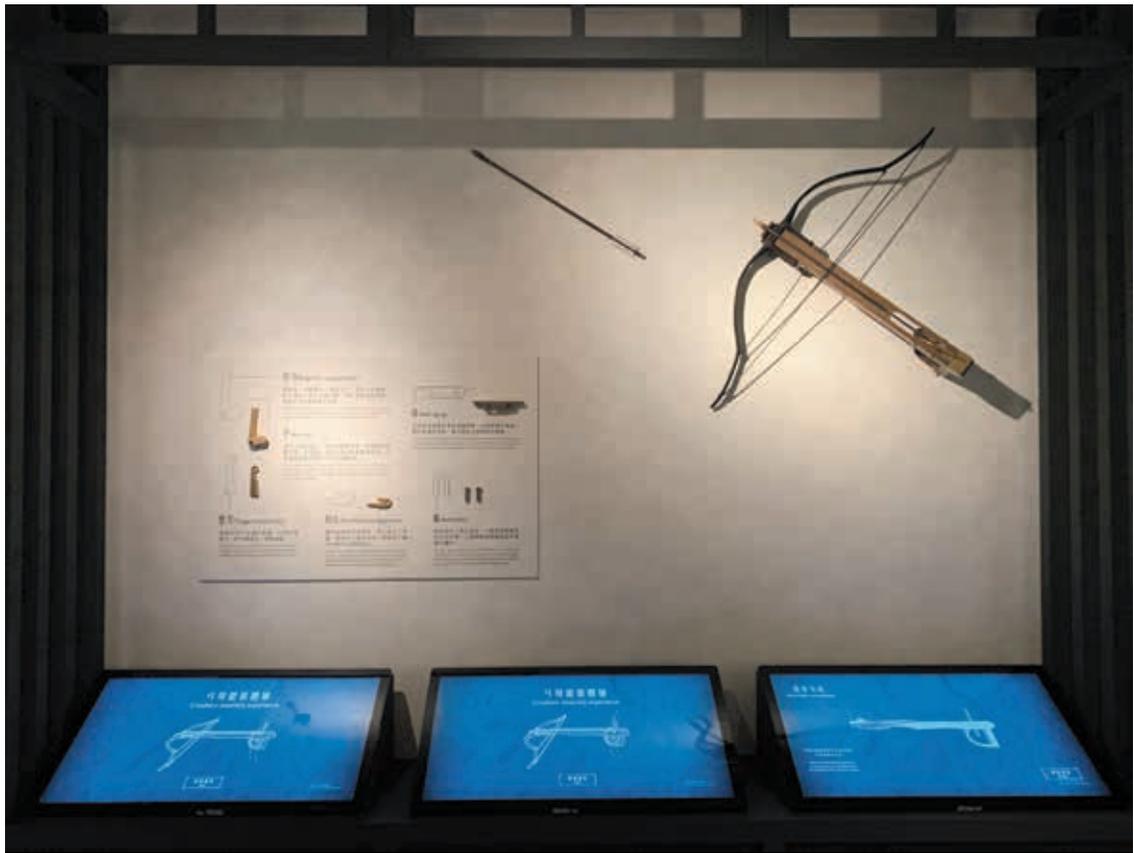


圖 33 展場弩模型及弩機互動遊戲 綜合規劃處提供



圖 34 三國魏 太和 2 年 刻銘銅弩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045

當於現代瞄準具。〈刻銘銅弩機〉反映成熟期的樣式。根據郭面銘文，其製作時間是三國時期曹魏太和二年（228）。¹¹（圖 34）銘文亦反映此時期弩的生產高度專門化與系統化。不同的部件分開製作，各有負責匠師，包含製作弩臂的臂師、製作弩機的牙師；同時也有監督體制，包含監作吏以及負責機關。除了郭面刻銘，弩機各部件也刻有重複的數字與符號，或許工序或組裝相關。

結語：止戈為武

銅兵器影響之深遠從文字也可一窺端倪。許多戰爭相關的字都有「戈」部，如武、戒、伐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於武字的解釋：「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認為武字蘊含停兵之意。

「武」字由「戈」與「止」組成。在商代的甲骨文，「止」字是腳趾頭的象形，表示行走，故「武」字本意為持戈前進，即出兵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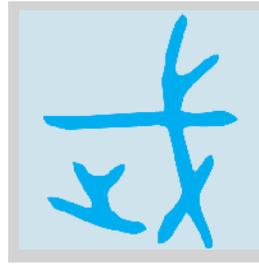


圖 35 武字金文 取自《小學堂金文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fontcode=33.F3DE> (CC0.1.0)，檢索日期：2023年12月18日。

（圖 35）「止」後來假借為停止、制止的止。由此，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生卒年不詳）將「武」字詮釋為「止戈為武」，意味著停止戰爭才是真正的為武之道，並提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從征伐不斷的春秋戰國所產生的「止戈為武」的思想，儘管並非武字的造字本義，卻成為《說文解字》等後世對於武字的主要詮釋。看似冷酷的兵器世界，隨時代推移、朝代變遷，也由殺伐之器到暗藏一個和平肅穆的最高目標——止戈才是武的最高境界。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王學軍、賀威麗，〈「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原始語境與其意義變遷〉，《古代文明》，6卷2期（2012.4），頁92-98。
2. （日）岡村秀典著，張玉石譯，朱延平校，〈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戰爭〉，《華夏考古》，1997年3期，頁104。
3. 楊美莉，《石器的故事：林耀振先生捐贈石器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109。
4. 鄭光，〈二里頭斧類玉禮器的安柄及相關問題〉，收入楊伯達編，《出土玉器鑑定與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102-103。
5. 黃銘崇，〈弓末器及其相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0卷4期（2003夏），頁45-131。
6.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本（1950），頁81。
7.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97年2期，頁26。
8. 黃庭碩，〈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臺北：萬卷樓，2018），頁175。
9. 曲刃短劍的討論另見拙著：鐘雅薰，〈東周東北地區的「鑄合式」曲刃短劍——由院藏曲刃短劍談起〉，《故宮文物月刊》，424期（2018.8），頁110-121。
10. 相關討論另見拙著：鐘雅薰，〈瑯琊寶鋒與服劍——古青銅劍的歷史與想像〉，《故宮文物月刊》，467期（2022.2），頁114-127。
11. 相關討論另見拙著：鐘雅薰，〈駝蛇與華鳥——談駝的裝飾〉，《故宮文物月刊》，478期（2023.1），頁24-37。